

doos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皮子文藪



〔唐〕皮日休著

蕭滌非 鄭慶篤 整理

皮子文藪

上海古籍出版社

责任编辑：曹中孚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

皮子文薈

〔唐〕皮日休 著

蕭滌非 鄭慶篤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商務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8.875 字數 175,000

插頁（精）4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平）1—13,700 （精）1—500

統一書號：10186·277 定價（七）：1.00 元（精）1.45 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編輯說明

我們偉大的祖國有悠久的歷史、燦爛的文化，流傳至今的古代典籍浩如烟海。批判地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對於發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是不可缺少的。我們編輯出版這套《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就是爲了給一般研究者、大中學校教師及有關文化工作者提供一套比較系統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資料，以便讀者分析研究，作爲發展和繁榮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借鑒和參考。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將有選擇地出版我國先秦以來較有代表性的優秀文學作品，其中以詩文別集爲主，少數著名的總集及影響較大的戲曲、小說也酌量收入。

《中國古典文學叢書》根據不同情況分別採用前人舊注或集注本，一般均作必要的校勘並加新式標點；有些品種也將採用今人新注的形式。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七九年一月

新版說明

皮日休是晚唐時期一位傑出的散文家和詩人，《文藪》十卷是皮日休自編的一部詩文集，對後世影響較大。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於一九五九年曾印行了蕭滌非的一個校本。這次上海古籍出版社又委託我們在校本基礎上，重加校勘，並予新式標點，作為一個定本出版。這無疑是件極有意義的工作。關於這個重校標點本有如下說明：

關於校勘：《文藪》刻本，傳世較多。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校本，是以四部叢刊影印本為底本，又依盧氏據明仿宋本、明刊殘本、郟城于氏影宋本（光緒八年刻），以及有關載有皮氏詩文的選本作互校。而這次的重校，是把上次的校勘成果直接納入正文，成為定本，除須兩存者或難以判定者仍保留校記外，其餘均略。同時，這次的重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配合協助下，從北京圖書館和上海圖書館先後得到四庫全書本、明公文紙本、明許自昌校刊本和合肥李氏重刊宋本（光緒二十一年刻）的複製本或過錄本。我們更從山東大學圖書館查得國內罕見的日本享和二年（公元一八〇二年）刊本。這樣，見於著錄的《皮子文藪》版本，可說幾無遺漏了。這些本子與前次所用版本，字句頗多異同。特別是享和二年本和四庫全書本有多處優於他本者，使原先的一些存疑或阻梗，得以

迎刃而解，誠屬快事。這次重校，擇善而從，逕改正文，並作出校語，仍附於每篇之末。

關於標點：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校本只作了斷句，用了頓號、句號兩種。這次改用新式標點，並加用專名綫，以便讀者。

關於附錄：《文藪》是皮日休的自編集，其中文九卷，詩僅一卷，並不是作者的全部作品。爲方便研究者知人論世，全面了解皮日休，這次把《文藪》以外的詩文，也作了標點，作爲附錄，附於《文藪》之後。《全唐詩》載其詩九卷，《全唐文》載其文四卷，除《文藪》已收錄者外，仍依《全唐詩》、《全唐文》原次編排。詩據《全唐詩》康熙四十六年刻本，並以明毛晉刻本《松陵集》作了一些校勘。文據《全唐文》嘉慶十九年刻本，參照了《唐文粹》中的有關篇目。必要的地方也作出了校語。附錄中還有各種版本的序跋。

最後，爲便於讀者對皮日休及其作品有個大致的了解，這次把原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皮子文藪》的《前言》，也附於書後。

皮日休的思想比較複雜，文筆亦時有晦澀。由於我們水平所限，校勘標點難免有誤，希望讀者予以指正。

蕭滌非 鄭慶篤

一九八〇年七月於山東大學

皮日休文集序

如京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河東縣開國伯食邑九伯戶柳開撰

讀皮子文，其目曰「藪」。凡藪者，澤也，又曰「淵藪」也。以其事物萃集之也。古國之大，各有藪焉。魯大野、晉大陸、秦楊隄、宋孟諸、楚雲夢、吳越具區、齊海隅、燕昭余祁、鄭圃田、周焦護，皆爲藪也。謂是地之廣，故以名之也。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分里之不同，各名以異之焉。然一天地矣。予謂皮子之名「藪」也，疑爲以其文之衆，作之藪也。又疑爲若魯、晉、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以其文類不同，各爲藪也。是文之類雖不同，而曰「藪」，亦若魯、秦、宋、楚、吳、越、齊、燕、鄭、周之藪雖異，而總一天地也，都以文而統之，是曰「文藪」也。疑而愛之，觀其首，又無所序說，遂盡而讀之，見其藪之爲意也。霍山，爲賦之藪；首陽，爲碑之藪；隋鼎，爲銘之藪；易商君傳，爲讚之藪；周昌相趙，爲論之藪；陵母，爲頌之藪；心，爲箴之藪；移成均博士，爲書之藪；三差，爲詩之藪。藪之于文，不可盡舉，若九諷、十原、決疑、雜著之類也。約其名幾尤者，例而取之也。謂賦下題名也。大野之下，國之藪焉；霍山之下，文之藪也。孰謂皮子文藪之義，不曰是乎？將不曰是，卽不在此而在於彼也。傳者得以取義焉。

文藪序

皮〔二〕日休撰

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第，退歸州東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發篋叢萃，繁如藪澤，因名其書曰文藪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歎曰：「上第，汚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一知耳。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慮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桃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三〕傷於宏奧，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文貴窮理，理貴原情，作十原。太樂既亡，至音不嗣，作補周禮九夏歌。兩漢庸儒，賤我左氏，作春秋決疑。其餘碑、銘、讚、頌、論、議、書、序，皆上剝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末，俾視之，粗俊於口也。亦由食魚遇鯖，持肉偶騃。皮子世錄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爲十卷，覽者無訕矣。

〔一〕「皮」上于本、盧本均有「唐」字。

〔三〕「英」字下各本有「者」字，從四庫本刪。

總目

新版說明	一
皮日休文集序	一
文藪序	三
第一卷 賦	一
第二卷 諷悼	一
第三卷 文	三
第四卷 碑銘讚	三五
第五卷 文論頌序	四四
第六卷 箴	五五
第七卷 雜著	六二
第八卷 雜著	七四
第九卷 書	八五

第十卷 詩	101
皮子世錄	117
附錄一 皮日休詩文	131
附錄二 皮子文藪的有關序跋	143
附錄三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一九五九年版皮子文藪前言	149

皮日休文集卷目

第一卷

賦

霍山賦 井序……………一

憂賦 井序……………三

河橋賦 井序……………七

桃花賦 井序……………九

第二卷

諷悼

九諷系述 井序……………二

正俗……………三

遇謗……………三

見逐……………三

皮日休文集卷目

悲遊……………一四

憫邪……………一四

端憂……………一五

紀祀……………一五

捨慕……………一六

潔死……………一六

悼賈 井序……………一七

反招魂 井序……………一九

第三卷

文

十原系述……………二二

原化……………二二

原寶……………三

原親……………三

原己……………四

原奔……………五

原用……………五

原謗……………六

原刑……………六

原兵……………七

原祭……………七

補周禮九夏系文 井序……………六

九夏歌九篇……………六

春秋決疑十篇……………三

第四卷

碑銘讚

文中子碑……………五

咎繇碑……………六

首陽山碑……………七

春申君碑……………六

劉棗強碑……………六

汴河銘……………四

藍田關銘 井序……………四

隋鼎銘……………四

新城三老董公讚 井序……………四

易商君列傳讚 井序……………四

第五卷

文論頌序

補大戴禮祭法文……………四

祝瘡癘文……………五

晉文公不合取陽樊論……………六

秦穆諡繆論……………六

漢斬丁公論……………四九

周昌相趙論……………五〇

陵母頌……………五〇

非沈約齊紀論……………五一

正沈約評詩論……………五二

補泓戰語……………五二

獨行……………五三

法言後序……………五四

第六卷

箴

六箴序……………五五

心箴……………五五

口箴……………五六

耳箴……………五六

目箴……………五七

手箴……………五七

足箴……………五七

動箴……………五八

靜箴……………五八

酒箴 井序……………五八

食箴 井序……………六〇

第七卷

雜著

讀司馬法……………六二

請行周典……………六二

相解……………六三

惑雷刑……………六五

悲摯獸……………六五

誚莊生……………六六

旌王字……………六七

斥胡建……………七

白門表……………六

無項託……………七〇

郢州孟亭記……………七〇

通玄子栖賓亭記……………七一

第八卷

雜著

正尸祭……………七四

讀韓詩外傳……………七五

題叔孫通傳……………七五

題後魏書釋老志……………七六

題安昌侯傳……………七七

趙女傳……………七八

何武傳……………七九

鄙孝議上篇……………八〇

鄙孝議下篇……………八一

內辯……………八三

第九卷

書

移元徵君書……………八五

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八七

請孟子爲學科書……………八九

移成均博士書……………九〇

鹿門隱書六十篇 并序……………九一

第十卷

詩

三羞詩三首……………一〇一

七愛詩 并序……………一〇四

房杜二相國 玄齡、如晦……………一〇四

李太尉 晟……………一〇四

盧徵君鴻	一〇五
元魯山 德秀	一〇五
李翰林 白	一〇六
白太傅 居易	一〇六
正樂府十篇 并序	一〇七
卒妻怨	一〇七
橡媪歎	一〇八
貪官怨	一〇八
農父謠	一〇九
路臣恨	一〇九
賤貢士	一〇九
頌夷臣	一一〇
惜義鳥	一一〇
誚虛器	一一〇
哀隴民	一一一

雜古詩十六首	一一一
奉獻致政裴秘監	一一一
秋夜有懷	一一二
喜鵲	一一二
蚊子	一一二
鹿門夏日	一一三
偶書	一一三
讀書	一一三
貧居秋日	一一三
閒夜酒醒	一一四
秋江曉望	一一四
旅舍除夜	一一四
過雲居院玄福上人舊居	一一四
陪江西裴公遊襄州延慶寺	一一五
西塞山泊漁家	一一五

皮子文藪

襄州春遊……………二五

送從弟歸復州……………二五

皮子世錄……………二七

皮日休文集卷第一

賦

霍山賦 并序

臣日休以文爲命士，所至州縣山川，未嘗不求其風謠，以頌以文，幸上發輜軒，使得採以聞。六年，至壽之駢邑曰霍山。山，故岳也。邑贅于趾。至之二日，離邑一舍，望乎嶽，將頌之文也。及見之，則目乎憇，手乎鞞，心乎聳，神乎瞽，始欲狂其文，寫其狀，如丹青之不差也。頌其風，文其謠，如金石之永播也。既而其精怯然搏敵，躁然械囚，紛然棼絲，恍然墮空，浩然涉溟，幽然久疹。則知才智之劣，如耄而加疾，將杖而奔者。於戲！霍山之靈哉！霍山之靈哉！將闕其神而愚之邪？抑有所達而託之邪？其辰旣浹，其精忽渝，怯然而勝，躁然而適，紛然而靜，恍然而安，浩然而濟，幽然而愈，如壯而能決，將陣而敵者。於是狂其文，寫其狀。其詞曰：

太始之氣，有清有濁。結濁爲山，峻清爲岳。其山厥臣，其岳惟君。惟南之鎮，曰霍爲尊。岳之大，與地角壯，與天勅勢。荆豫華嵩，青沂堯岱，如埴而秀，如塊而銳。岳之高，千仞萬

似，蒼蒼茫茫，日月相避其光。望之數百里外，爲天棟梁。岳之尊，端然御極，聳然正位。靜然而聽，凝然而視，其體當中，如君之毅。其屬者如駢其拇，如枝其指，若卑其儀，若肅其位。岳之氣，其秀如春，其清若秋。其翠如雲，雲不能麗；其色如煙，煙不能鮮。若雨收氣爽，丹青滿天。岳之靈，其神不朕，其報如響。若雨用淫，岳能霽之；若歲用旱，岳能澤之。岳之德，生之育之，煦之和之。開藹染卉，萋萋迷迷，藻繪數百里。岳之形，有雲鶩鶩，其勃如怒；有泉烈烈，其來如決。叱豐隆，奔列缺，轟然霹靂，天地俱裂。岳之異狀，其勢如危，或不可支，若不可維。或仰而呀，有如吮空；或俯而拔，有如攬地。其曉而東，有如冠日；其暮而西，有如孕月。有水而脈，有石而骨，有洞而腹，有愕而節。或銳而勵，或斷而截，或迴而馳，或低而折。其經之怪之，祥之詭之，千種萬類，絜不可得而詳記。因神狂不能自主，殆而寐，夢一人絳衣朱冕，怪貌魁形，曰：「余，祝融之相也。霍山，余君之故治也。爾賦之，誠形矣勝矣，怪矣典矣，然義有弗備，帝俾余蒞。夫古有五岳，霍居其一。所以五岳相邇者，唐虞之帝五載一巡狩，一載而徧。上以觀侯，下以存民。侯有治者陟，不治者黜；民有寃者平，窮者濟。洎唐、虞以降，皆燔柴于霍，我帝用饗其禮。至周且，策而命我，與諸岳星列中國。自漢之後，乃易我號，而歸于衡，故祝融遷都，命余守霍。今聖天子，越唐邁虞，而廢巡罷狩，余之封內，有可陟可黜，可平可濟者，是聖天子無由知之。爾能以文請於職事之達

者，易衡之號以歸於我，請天子復唐虞陟黜之義，故爾之將賦，余闕爾懷而不爾文。帝曰：『有衡既遠，有巡必勞，惟霍之邇，斯號可復。賦者能言，胡不俾傳？帝俾余命爾，錫爾文，爾無忘也。』臣曰：『請惟神貺。』既覺而書。嗚呼異哉！

憂賦 并序

草茅臣日休，見南蠻不賓，天下徵發，民力將弊，乃爲賦以見其志。詞曰：

上自太古，粵有民族，顛若混命，愚如視肉。當斯時也，雖三王之道不能化，五帝之澤不能沐。乎混沌欻起，覘視騁分，其形也有精有神，其心也有僞有真。既凋其質，又秀其純。有智有機，有義有仁。有怨有懟，有悲有辛。居人靈府者，總屬於神。神之生也，攝爽孕精，胎意嬰情。不迹不朕，無臭無聲。不居于愚，不侵于嬰。先物而動，先人而行。不注而溢，不絲而縈。神之居也，填胸塞臆，冥冥默默。靜如寐魘，將語不得。其遇如噎，其飲如食。其輕者膾，其重者殛。神之行也，其居幽幽，其行悠悠。來不可抑，去不可留。其情如刺，其緒如抽。其剛爲憤，其弱爲羞。其子爲恨，其孫爲愁。入人之心也，如毒如螫，如虔如劉。不綸而漁，不兵而蒐。其堅也龍泉不能割，其痛也草荔不能瘳。入人之懷也，倘倘佯佯，隱隱遑遑。牢然不勝，悒若有亡。威能制佚，力可摧剛。乖人之性，反天之常。不喪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而戚，不役而忙。不觸_三而醉，不馳而狂。是知食鯨魚者不能已，樹萱草者不可忘。儻懷如嘆，鳥百反喞音則者，其人立傷。入人之神也，昧人之精，燦人之英。癡然而作，如病宿醒。雖有王澄之色必俛，樂廣之神不清。入人之首也，欬從內熱，鬱而上結。不勞膏沐，自清其髮。有久而釋者，則其人也，冠絲簪雪。入人之眉也，於悒摧頹，思不自裁。動如葭灰，飛上眉來。顰然無力，自落金盃。有積而未已者，雙眉之翠，如一月不開。入人之目也，端坐日晏，凝然忘倦。注睫直視，外象不遍。雖有斧藻之繡，毛嬙、驪姬列於前，昏如有事。入人之耳也，希希夷夷，俯而不思。殷然滿耳，其身如尸。雖師曠之善聽，苟入之也，迅雷烈風，亦不聞之。入人之齒也，噤其齒牙，淡其含咀。悲嗟既已，哆如餓虎。雖有贖炙饌餽堆其前，糲不可茹。入人四肢也，如繫如維，如勞如疲。其力如柳，弱不可支。苟甚者，消骨枯髓，奪色削肌，其人也立不勝衣。噫嘻鳴戲！憂之甚也如斯。向其入之也，臣皆有之。然猶未憂，何寔_三爲師。既憂其身，須憂其時。苟肉食者謀失，而藿食者殃懼，可不憂歟！可不憂歟！夫於政而疲，於祿而尸。王道不宣，皇綱不維。元惡作矣，大盜乘之。是臣憂也。后妃之際，陰教規矩。夏德塗山，周贊文母。牝鷄無晨，中饋有主。苟奇衰而不黜，乃神器之可取。宮掖紊亂，姦邪麀聚。文信爲相而私后，董偃作庸而尙主。其甚也，漢成母以國循性，周宣后將權授父。是臣憂也。儲后之選，實賢與良。少海增潤，重離益光。輔

導不至，乃爲猖狂。歎戾園之思子，嗟臨江之憫王。斯愛是卽，惡乃易彰。其甚者，愍、懷死而晉亂，房、陵易而隋亡。是臣憂也。封宗王嫡，所以貴親。茅土足以繼其後，印綬足以飾其身。至乃割域中之土宇，半天下之黎民。王猶未足，亂以遄臻。其甚者，篡則王倫、孫秀，殺則清河萬人。是臣憂也。輔之而王，在忠與良。致叔父於折木，取太公於釣璜。寵之極也，其化爲權。權之極也，其化爲強。其甚者，曹操以兵而上殿，高澄抑帝而勸觴。是臣憂也。內豎之臣，乃寵乃綏。豎刁亂齊之日，伊戾禍宋之時。西漢則中令扇迹，東京則鄭鄉〔○〕構基。舉手天轉，切齒國危。其甚者，陳蕃以賢而陷矣，何進用忠而僇之。是臣憂也。賈誼愛時，仕止於國傅，桓譚非讖，官止於郡丞。是臣憂也。將在於軍，君命不復。知魏絳之法行，見條侯之令肅。郭開受諫，李牧就誅。范雎一言，武安被僇。是臣憂也。王臣蹇蹇，言須逆耳。治亂終書，善惡必紀。趙盾終屈於董狐，崔杼竟書於太史。至有陳象極言以族滅，李雲上書而身死。是臣憂也。懸官待賄，命相取資。崔烈作司徒之日，曹嵩爲太尉之時。未搜巖穴，莫訪茅茨。秦繆既誅於五殺，桓魋將退於仲尼。是臣憂也。法令如網，隨而補之。肺石之上，落人涕洟。公孫鞅恢令之法，嚴延年掃墓之期。是臣憂也。命將興師，夸力四夷。既侵嶺徼，又定邊陲。以無用之沙漠，竭有限之民資。是以先王謂之荒服，後嗣謂之羈縻。豈可使親帥武旅，躬揮戰麾。故漢高有白登之辱，隋煬有鴈門之圍。是

臣憂也。出警入蹕，以示嚴肅。非有事於名山，卽展義於羣牧。故昭王遊漢水以無歸，宣帝幸中山而不復。是臣憂也。功作非宜，奪民農時。我簠不棗，我黍阻饑。傾宮旣作，阿房又施。人旣怨矣，鬼其泣之。是臣憂也。頭會箕斂，關征市賦。民之胥怨，無所赴愬。人厭進修，家爲積聚。卜式出於富人，弘羊拔於賈豎。是臣憂也。外戚之貴，上公是列。西漢則王根爲玉山，東京則郭況制金穴。國步將移，天澤未歇。不師殷鑑，尙遵覆轍。是臣憂也。大樂旣沒，淫聲是起。宋都已改，行人貪賄。如斯陳國一時雄，玉樹後庭花至死。是臣憂也。先之而昌，後之而亡。先之者，堯興唐，舜興虞。後之者，癸喪夏，辛喪商。故王之憂國者日旰不食，士之憂位者載贄出疆。鶉居鷄食者何汲汲，孔席墨突者何遑遑。故臣之憂也，盡此而已矣。願陛下憂之，治可致樂康，道可躋羲皇，則天下幸甚。

〔一〕「魔」，全本作「魔」。

〔二〕各本均作「觸」，殊不通。疑當作「觸」，形似而訛。

〔三〕「寔」，四庫本作「實」。

〔四〕各本作「鄭卿」，「卿」乃「鄉」之誤。後漢書卷一百八，宦者傳載：東漢宦者鄭衆封鄭鄉侯。可證。

河橋賦 并序

咸通癸巳歲，日休遊河橋，觀橋之利，不楫而濟。美其事，著河橋賦。其辭曰：

西荒之外，有崑崙山。帝都之下，豐隆在焉。其表無際，其高破天。河漢極北，昭回相連。分其坎德，遂有河源。其出綿綿，其流涓涓。如帶是也，濫觴信然。始礪石以作注，終裂地以成川。迨乎放勛之世，重華之年，其水懷山，其波浸天。鼇怒則蹴翻五嶽，鯨激則掉破百川。迅瀆欻而似曝，湧湍潰而若煎。潰地軸以摧矣，爛天輪而缺然。草木則尾閭之外，日月則沃焦之巔。人民死而爲介，倮虫化而爲蟻。有桑不績，有麻不田。此則乘墮，望萬里之淵。且夫天地之前，有河生焉。則盤石之神不能導而使歸海；朴父之力不能疏而使爲川。豈非元命未降，抑自上玄。大聖未出，大功未宣。天之作矣，抑有由焉。於是堯之心，惻然惻然。咨其四嶽，舉爾所賢。天之元命，不自於鯀，鯀雖作矣，其功不全。果殛于山，其罪昭然。天之元命，降而自禹，禹既作矣，其功如天。於是禹之心，憂然勞然，股既無胈，過不入門。以己爲下，以物爲先。既乘櫓以卽楫，又隨山而濬川。導自積石，至于龍門。裂峯峯以風響，斬嶄嶄而晝昏。破靈怪窟，斷天地根。分其注使不可潰，修其流使不可吞。然後千巖萬壑，雷吼電奔。挾逆流而並瀉，入渤海以猶渾。天下安流，昏墊無憂。禹功既大，

舜禪克修。其功也與天優優，其績也與河悠悠。兆庶既安，九河如箭。濁不可鑿，險不可見。渦若驚風，浪如狂電。若此帝媯之世，則其流也，如絲如綫。在昔典午之世也，其君實良，其臣孔臧。念濟者之太勞，乃致功而去航。子產之濟也，不足比，充國之奏也，胡可方？於是督斤斧於梓匠，下材幹於豫章，造其舟也。乃絙乃杠，乃輿乃梁，功既奪於利涉，力可侔於巨防。如禦龍鼉者以妖爲德，聚魚鱉者以怪爲祥。觀其步高於空，履險於深。其形也若劍倚天外，其狀也若龍橫水心。其高也若大虹之貫天，風吹不動；其壯也若巨鼇之壓海，浪泛不沉。曙色霍開，濟者相排。如川失水，一物時來。蹄響如雨，車音若雷。有賢有俊，有隸有臺。有貧有寶，有貨有財。噫！前王之道，深有旨哉！在水則河橋曉濟，在陸則四關盡開。水之與陸，一貫而來。所以大同其軌，廣納其材，豈梁之防乎？抑聞三代之橋也，不斤不斧，不徒不杠。以道爲水，以賢爲梁。濟民者民不病溺，濟世者世不頽綱。開之也通仁流義，閉之也關淫限荒。夏之梁也曰湯，殷之梁也曰昌，周之梁也曰旦，漢之梁也曰光。自漢之季，國竊主折，爲水者以泔以強。及隋之世，爲梁者唐。故能濟民於萬方，同軌於八荒。是知河橋之義也，可以獻於天王。

桃花賦 并序

余嘗慕宋廣平之爲相，貞姿勁質，剛態毅狀。疑其鐵腸石心，不解吐婉媚辭。然覩其文而有梅花賦，清便富豔，得南朝徐、庾體，殊不類其爲人也。後蘇相公味道得而稱之，廣平之名遂振。嗚呼！以廣平之才，未爲是賦，則蘇公果暇知其人哉？將廣平困於窮，厄〔二〕於蹟，然強爲是文邪？日休於文，尙矣。狀花卉，體風物，非有所諷，輒抑而不發。因感廣平之所作，復爲桃花賦。其辭曰：

伊祁氏之作春也，有豔外之豔，華中之華，衆木不得，融爲桃花。厥花伊何，其美實多。儻隸衆芳，緣飾陽和。開破嫩萼，壓低柔柯。其色則不淡不深，若素練輕茜，玉顏半醺。若夫美景妍時，春含曉滋，密如不幹，繁若無枝。姪姪婉婉，天天怡怡。或俛者若想，或閑者如癡。或向者若步，或倚者如疲。或溫磨而可薰，或矮嬌而莫持。或幽柔而旁午，或捲冶而倒披。或翹矣如望，或凝然若思。或奕僕而作態，或窈窕而騁姿。日將明兮似喜，天將慘兮若悲。近榆錢兮粧翠鬢，映楊柳兮顰愁眉。輕紅拖裳，動則裊香，宛若鄭姬，初見吳王。夜景皎潔，鬪胡弄反，然秀發，又若常娥，欲奔明月。蝶散蜂寂，當閨脈脈，又若姐已，未聞裂帛。或開故楚，豔豔春曙，又若息媯，含情不語。或臨金塘，或交綺井，又若西子，浣紗見影。玉露

厭浥，妖紅墜濕，又若麗姬，將譖而泣。或在水濱，或臨江浦，又若神女，見鄭交甫。或臨廣筵，或當高會，又若韓娥，將歌斂態。微動輕風，婆婆暖紅，又若飛燕，舞于掌中。半霑斜吹，或動或止，又若文姬，將賦而思。丰茸旖旎，互交遞倚，又若麗華，侍宴初醉。狂風猛雨，一陣紅去，又若褒姒，初隨戎虜。滿地春色，堦前砌側，又若戚姬，死於鞠域。花品之中，此花最異。以衆爲繁，以多見鄙。自是物情，非關春意。若氏族之斥素流，品秩之卑寒士。他目則目，他耳則耳。或以怪而稱珍；或以疎而見貴。或有實而花乖；或有花而實悴。其花可以暢君之心目；其實可以充君之口腹。匪乎茲花，他則碌碌。我將修花品，以此花爲第一，懼俗情之橫議。我曰不然，爲之則已〔三〕。我目吾目，我耳吾耳。妍蚩決於心，取捨斷於志。豈於草木之品獨然？信爲國兮如此！

〔二〕「厄」，許本、四庫本作「阨」。

〔三〕「已」，四庫本作「是」。

皮日休文集卷第二

諷悼

九諷系述 并序

在昔屈平既放，作離騷經，正詭俗而爲九歌，辨窮愁而爲九章。是後詞人，撫而爲之。皆所以嗜其麗詞，揮其逸藻者也。至若宋玉之九辯、王褒之九懷、劉向之九歎、王逸之九思，其爲清怨素豔，幽挾古秀，皆得芝蘭之芬芳，鸞鳳之毛羽也。然自屈原以降，繼而作者，皆相去數百祀。足知其文難述，其詞罕繼者矣。大凡有文人，不擇難易，皆出於臺端者，乃大作者也。揚雄之文，丘、軻乎？而有廣騷也；梁竦之詞，班、馬乎？而有悼騷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爲離騷之兩派也？昔者聖賢不偶命，必著書以見志，況斯文之怨抑歟？噫！吾之道不爲不明；吾之命未爲未偶。而見志於斯文者，懼來世任臣之君因謗而去賢；持祿之士以猜而遠德，故復嗣數賢之作，以九爲數，命之曰九諷焉。嗚呼！百世之下，復有修離騷章句者乎？則吾之文未過不爲乎廣騷、悼騷也。

正俗

粵句亶之薄俗兮，其風狡而且苦。吾欲以直道摠其邪心兮，皆逞容而莫顧。前誨行兮後止，高諭仰兮下俯。咸爲吾之儂爲愚兮，並以吾之懇爲僣。羌靈修之乃吾知兮，先職我而爲輔。柰其臣之狃狃兮，不知吾之所撫。吾欲以明哲之性辨君臣之分兮，定文物之數。吾欲以正訐之道兮，進忠賢而退奸豎。吾欲以醇釀之化兮，反當今而爲往古。吾欲以忖度之志兮，定觚圓而反規矩。念臺殿〔二〕之在位兮，若梟羊之當路。內灼怛以如傳兮，復何知其所愬。乃指天而鬱悠兮，將天奪乎國之祐。永惄惄以何言兮，將求知於吾祖。

〔二〕「臺殿」，享和本作「儻殿」。

遇謗

有肪兮，點而謂之不潔。有泉兮，壅而謂之不決。有莛兮，轉而謂之不芳。有軸兮，鑿而謂之不轍。聲咷啼以無音兮，氣鬱悒而空噎。既惄惄以憎懼兮，又謾謾而不訣。誣彭祖以爲孺兮，譎殤子以爲耄。夥衆人之難信兮，擗夸者之不悅。佞爲贅〔二〕兮何去，姦爲靡兮莫劓。讒爲轡兮莫御，謗爲玉兮何切。彘旣臙而必烹兮，木方蓂兮必折。心纒纒以似車兮，思綿

綿而如跽。手欲動兮似拳，足將行兮如綫。既不辨於顏、跖，遂一貫於堯、桀。吾哀生之不逢兮，奚至死而僇僇。念帝座之不燻〔三〕兮，胡交光於卷舌。既何路以自辨兮，遂沒齒而癆刺。

〔二〕「贅」，明本、于本作「瘡」，全本作「贅」。

〔三〕「燻」，于本、叢刊本作「燼」，全本作「燻」。享和本作「燻」，於義爲長。

見逐

靳尚之言兮美如嬪，子蘭之氣兮醜於醒。既怒聯以相向兮，遂裹足而南征。面慙慙以奚色兮，心慄慄而何情。耳方聽兮忽睽，目方視兮忽盲。日當午兮便昃，天方晝兮不明。欲泣兮有血，將啼兮失聲。望靈修兮似失，出國門兮若驚。軻識怨兮亦緩，駟知愁兮復鳴。既倘佯〔二〕兮夏水，復眷戀兮南荆。嗟予夙秉於大訓兮，涵漬骨之忠貞。既賢者之莫余容兮，向重蒼而自盟。既憚仁以憑義兮，遂鈞信而規誠。將眞宰之不仁兮，胡爲役余以此生。彼鸞斯之蝨賊兮，固不能容乎鶻鷁。彼茨菉之叢穢兮，固不能讓乎杜衡。已矣乎！國無人兮莫我留，將訴帝于玉京。

〔二〕「倘佯」，許本、享和本作「徜徉」。

悲遊

荷爲裊兮芰爲襪，荃爲裊兮薜爲幃。弭吾棹兮澧之浦，駐吾楫兮湘之湄。悲莫悲兮新去國，怨莫怨兮新相思。幽篁蕭兮靜晚，清漪澹兮去遲。湘君欲出兮風水急，帝子不來兮煙雨微。芷既老兮白葍，日將暮兮紅菱。朝浮乎鵲蹕，夕叫乎羈鷗。櫓〔一〕漾漾兮不止，瀟悠悠兮何之。日出沒兮北渚，雲依稀兮九疑。既無人以辨余兮，又何心而怨咨。退不解其怙，俛兮進不知其忸怩。寒蜩怨而無聲兮，古木淒其寡枝。嗟吾魄之不返兮，千秋萬歲湘中馳。

〔一〕「櫓」，全本作「灑」，而于本、許本、四庫本作「擣」，并誤。享和本則作「擣」，亦不通，當系「櫓」字之誤筆。「櫓」（音禮），按說文：櫓，江中大船也。又方言：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舳爲櫓。今逕改。

憫邪

慨天之道不明兮，何獨生此大佞。若穉穉之能冠兮，當一國而持柄。見亂臣之反詐兮，信其主以不競。轍已覆而又遵兮，佗將翻而不整。不思心腹之疾兮，又玩膏肓之病。竟客死

於咸陽兮，終不作毒王之幸。既養虎以遺患兮，遂倒釭而授柄。將諛臣之肆禍兮，豈上天之付命。粵吾大以爲不可兮，彼以災而爲慶。儻靈修之魄有知兮，刷吾恥於下暝。

端憂

有一美人兮端憂，千暗萬愁兮曾不得以少休。腸結多以莫迴兮，淚啼劇〔二〕而不流。王孫何處兮，碧草極目。公子不來兮，清湘滿眸。汀邊月色兮曉將曉，浦上蘆花兮秋復秋。天沈寥以似淬兮，峯巉峩以如抽。篳篥颯兮兩岸，杜若死兮霜洲。遺余程兮澧之側，整余陌兮湘之幽。望女嬃兮秭歸夢，懷宋玉兮荆門愁。欲向天以號咷兮，寸晷不可以少留。不知吾魂之所處兮，永寂寞以悠悠。

〔二〕「劇」，享和本作「極」。

紀祀

山之巔兮水之涘，桂爲祠兮蘭爲位〔二〕。執玉桴兮扣雷鼓，奠金醴兮滴浮蟻。薦瓊芳兮望暮雲，獻椒醕兮拜寒水。祝肸蠁以怪談兮，巫妖冶而魅醉。波閃倏兮湘君，竹蕭疎兮帝子。日將暮兮河伯，秋正深兮山鬼。神之化兮何方？人之艱兮至此。胡不化其邪而爲正兮，胡

不返其戾而爲義。胡不轉其亡而爲興兮，胡不易其亂而爲治。但血食於下國兮，曾不少裨於有位。吾將乘青螭而駕白虬兮，將謁帝而訴神之累。請天弧發鏃兮，天棊行箠。神速悔尤兮，俾吾靈修而易志。

〔二〕「位」，享和本作「祀」。

捨慕

粵吾秉志兮，潔於瑾瑜。芬其德而芳其道兮，榮於藤〔二〕蕪。將興國以見罪兮，擬佐王而蒙辜。彼羣小之茸茸兮，如慕臭之螿蟬。以大鵬爲爵兮，以康瓠爲甌。以衰衣爲襍兮，以黎丘爲墟。以鄭姬爲醜兮，以子產爲愚。以鮑焦爲貪兮，以孔聖爲誣。吾將奮鱗於大空兮，奚獨慕此江湖。吾將發榮於蟠桃兮，奚獨守此蒿蕪。吾將蕩其魄兮，驂風軻與軋車。謁帝於冥冥之天兮，秉其生殺之樞。將飄飄以高逝兮，亦何必懷此姦邪之故都。

〔二〕「藤」，別本作「藤」，今據四庫本改。

潔死

堯死兮舜滅，禹殄兮湯絕。似玉兮將沉，如金兮永沒。行以仁兮止以義，生以貞兮死以潔。念余曾不足以蹈聖闡兮，亦慕茲而自悅。湘浦兮煙深，沅江兮風切。顧影兮自憐，撫躬兮